

創 造 浩 叢
編 主 家 克 誠

嬰兒的誕生

李 博 程

星 群 出 版 公 司 刊 行

創造詩叢

嬰兒的誕生

版 • 主編者 臧克家

權 著作者 李搏程

所 藏版者 詩創造社

• 有 定價 國幣貳圓

刊行者：

星群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 版初月十年七四九一 •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撤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新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的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窗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生；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的鷄聲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曲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嬰兒的誕生」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只要檢看一下目錄上的標題，就會明白李搏程是怎麼的一個人，他的詩是怎麼的一種詩了。窮困的農民和勞苦的工人是他的形象。而重要的還不僅是這個適合于他自己的題材的選拔，而是他給予這些命運卑微而生命崇高的同胞們的那無限洋溢的同情。他沒有喊叫反抗，他只寫出了他們的生活情景，然而每一個句子却是一個有力的控訴。他的詩樸素極了，讀上去，像秋陽炙在背上一樣的溫暖，多人問味呵。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笑

你從山那邊走上山頂，

我看見你的傘，

我看見你的臉，

我看見你

站在一顆大樹前，

你從石板路走下山，

我看見你的臉

襯着你的傘，

你的傘

襯着灰色的天，

你左手提着一捆草，
肩頭搖着兩條紅小辮。

你望望霧濛濛的天。

望望乾枯的稻田，

再仰起臉

承受着雨點，

你笑了，

你笑得多麼自然，

（好久沒有這麼笑過了。）

你的笑是一朵花，

滋潤這朵花的

是那從一根根傘骨

吸收來的雨點。

你帶着笑，

默默地

走過我的身邊，

我想向你說一聲：

「今年的收成一定好。」

你已經走到了前面，

你順着田坎，

走進了牛棚，不見。

我回頭

再望望這空曠的原野，

和金黃的稻田，

細雨像一片青煙，

浮在田間。

嬰兒的誕生

當西北風搖着屋頂，

當白雪打着窗櫺，

當寒冷輕叩着板門，

那初臨的生命，

帶着酸辛，

啼出他的第一聲。

這裏：

兩張破牀，

一條矮凳，

一把鋤，

一副筆，

一座土灶，

一盞油燈。

這是

沒有溫暖，

沒有歡欣，

沒有幸福，

沒有寧靜。

一位白髮的婆婆

守着兒媳，

以眼淚

以歎氣，接受

一個嬰兒

誕生。

淚與笑

燈下，

你細數着酸辛，

你要等候十年沒有見面的人，

（他早經帶着槍躺下了，

鐵的事實，你信不信？）

眼圈紅了，

黑長的睫毛

承不住一滴淚珠——

掉下了，

濕透那一封

無法投遞的信。

月下，

你細數天上的星星，

你看到那牛郎

隔河望着織女，

我說那是你未歸的人，

你望着那顆星出神，

你笑了，

那笑意出自你的眼睛，

睫毛承不住你的笑，

笑，跌落在你的面頰，你的嘴角……

笑，帶着一滴淚，

跌落到你的心。

拉 鍊

繩索陷進肉裏，

兩肩壓彎了腰身，

右手着地幫着右腿蹬，

要掙斷繃緊的纜繩，

要掙出鮮紅的心。

唉啊——唉啊——唉啊——

痛苦聚成一條線，

像無盡的江水，

流，流向天邊。

肉在身上跳躍，

全身暴起了青筋，

汗水從第一個人頭頂

流到最後一個人脚跟，

淹沒一個個脚印。

唉啊——唉啊——唉啊——

汗水流成一條線，

像無盡的江水，

流，流向天邊。

哀號直到日落，

繩索牽回了人羣，

又挨過一天的苦痛，

又送走一天的旅程，

黑夜帶來了鼾聲。

呼——呼——呼——

鼙聲像卸不完的重負，

隨着無盡的江水，

流，流向天邊。

一九四三·五·二。

給一個牧童

天剛亮，

我看見你

吆牛在小山旁，

你揚一揚竹鞭，

揚起東方的太陽；

再犛一犛身軀，

跨到牛背上；

然後，

你打個唿哨，

踏着帶有露珠的青草

在原野裏逍遙。

你，十三歲的孩子，
頂着一個受苦的命，

一家人，

有受不完的苦辛。

一方田收不到兩擔穀子，

只攤到八斗有零。

什麼捐，什麼稅，

逼得你爺爺哭着說：

「我只有一條老命！」

你會爲受不了

一天兩頓紅苕湯，

哭着在地下滾。

寒冬，

一家人守着空鍋，

你睡在田裏喝西北風。

你瘦黃的面孔，

決定你將來

一個農人的命運。

你只在田野裏跑，

像初生的小牛犢

跟在老牛の後稍，

倦了，

山頭上睡一覺。

太陽照到當頭，

老牛，

早溜下了山腰。

你一聲呼嘯，

跑下山，

（你的頭髮在風裏飄。）

跨上了牛背，

走到塘邊，

讓老牛把水喝個飽。

你看：

日頭到了西山頂，

老鷓飛回了窩，

你還不回家？

於是，

你跳上牛背，

揚一揚竹鞭

把太陽摔到西山下；

再一鞭指去，

那樹林外山脚下

夕陽影裏你的家——

兩間茅草屋

在風前搖着。

一九四五·五·四·

最後的一升糠

這是最後的一升糠

做成一家人的午餐，

時間是在晚上。

大孩子端起碗

只揀着野菜吃，

不敢向爸爸望。

小的，皺着眉毛，

向着媽媽哭，

碗，摔在一旁。

媽媽抬起頭

望一望爸爸鐵青的面孔，

轉過臉

哄着孩子：

「乖乖兒，吃吧，

明天糠都沒得吃了……」

她抱起孩子親親嘴，

眼淚落在孩子的臉上。

糠和米

生長在一棵稻上，

於今

把它分成兩樣。

米，

送到有錢的人口中，

糠，

被吞下窮人的肚腸。

這是最後的一升糠，

延長一家的四條命，

到明天

啊，明天……

誰敢存什麼指望？

一九四六·七·七。

太陽要落坡了，

他的心裏

毛椒火辣的，

眼看這方田

今天耕不起。

豌豆大的汗珠

從額頭掉下地。

他老了，

高矮把不穩犁頭，

手幹酸稀稀。

忽然

犂頭不動，

「兀兀」，他吆喝了一聲，

跟着想起

面前是兒子，不是牛，

他改變了聲氣：

「娃兒，走起。」

娃兒扯過頭望望，

用力向前面掙，

那一把瘦骨頭，

帶着癆病，

犂頭硬是拖不起。

他眼前一陣黑，

脚下滑油油，

「哇」的吐出了一口血，

跟着倒下地。

鮮紅的血滲進黃土裏，

黑裏發亮的犂頭

倒在脚底。

天上的晚霞變成了紫金色，

照着倆父子抱倒起。

一九四六·六·八。

一個農人的死

我站在稻田旁，

陰沉沉的天

蓋着田野，

田野，

靜悄悄。

你這生與死的行列啊，

慢慢地

走近我的身傍。

前面

「鎖納」吹着

悠悠的「里那」調，

那斷續的

悲哀的聲音，

挾着山谷的回響，

在原野飄搖。

兩個農人

扛一副伙匣子，

娃娃身穿着麻衣，

低着頭在前面走，

婆婆頭頂着白布，

跟在後面號，

施錢的撒下一些「引路錢」，

飄飄的黃紙，

驚起水田裏的白鷺

飛到林梢。

他，一個農人，

死了，

他掙扎了一生，

於今往下一輪。

他滿意的，

也許是那副伙匣子，

慈善會的施捨，

不枉他在人世一場。

他的死，

沒有驚動什麼人，

知道的

不過是左鄰右舍，

不出這一個鄉莊。

大家覺着

莊上少了一個人，

過了幾天，

誰也不會再放在心上。

今天，

悲哀的「暇那」聲，

把他送上墳場。

那方田，

他一生耕種的地方，

於今，他躺在一旁。

他沒有什麼遺產，

租來一條牛，

一只犂頭，

還有鐮刀兩張，
這些，都留給他的娃娃，
再來像他一樣的活着，
像他一樣的死亡。

「暇那」悠悠地響了，
和着挖土聲，
看啊，

那兩個扛夫
一鍬一鍬的挖下去，
他們沉靜，
誰也不做一聲。
龍脈定了，
棺材放穩，

新翻的黃土蓋了棺身。

一陣孤兒寡婦的痛哭，

送走他，一個農人的一生。

他們撲撲身上的紙灰，

娃娃扶着媽媽，

望一望新墳，

回轉身。

他們一行列，

走在田埂上，

田野是一片靜。

一九四五·二·一。

聽潮

清晨，

山間吸一口泉水，

看寒潭倚着楓影，

湖心臥一縷彩雲，

我的心寧靜。

晚上，

聽風雨摧下木葉，

想潭邊已是

紅葉滿地了，

隨老僧鼯聲，

我的思潮起落。

方外人，

我不能分有

你的美夢。

午夜

聽海潮怒吼，

挾風雨雷霆；

一聲聲擊斷崖，

一聲聲擊到心，

想那方舟內

善良的人類，

對着漆黑的宇宙，

發出絕望的哀號，

我的心顫跳。

山門前一盞風雨燈，

該是海上人的道引，
願忍受風雨侵凌，
接引將覆的小舟，
戰勝風濤，像怒箭，
都奔赴這光明一點。

一九四〇・二・七。

地層下

蘇金傘著
這真的詩大半
取於農村。作者
給讀者的印象
不僅是詩的外貌
而是詩的靈魂。
個詩體的靈魂。

最後的星

吳越著
他始終懷着這
地底鄉村的這
種愛戀，歸宿
爲籠罩了他的
爲籠罩了他的
實動了那切真
氣所激起的感

噩夢錄

杭約赫著
作者是個畫家
，但厭棄了彩
筆，來學「發音
」和「和聲」。
抓住一點向深處
探尋，把它凝結
成晶瑩的智慧。

歌手烏卜蘭

索開著
作者寫出了他
故鄉的貧窮和苦
難。他那沉鬱
重冗長的詩句，
有讀了陀斯妥
夫斯基的作品之
後的那種感覺。

號角在哭泣

青勃著
他召喚着新生
的，將至而未
的，將至而未
熱的，將至而未
！他的每一行
就！他的每一行
頭就是一股永
的衝擊力。

沙漠

沈明著
他的詩裏藏着
一層暗鬱和深
了暗鬱和深
了暗鬱和深
了暗鬱和深
了暗鬱和深

騷動的城

唐湜著
力由超於作
美的麗感，脫
種種的實，那
思想複雜，而
的鑲空，而多
光着空，而多
的鑲空，而多

夜路

黎先權著
這真給我們展
開了這些被生
對這些被生
寫了這些被生
下，激越的呼

隨風而去

方平著
這真的一首
祇是本行的去
他每一條的深
徑，帶着你的
他徑，帶着你的
步他徑，帶着

告白

田地著
作者是他道
農家小孩子，
詩像小孩子口
的話。他呼籲
的向我們訴說
貧瘠的土地和
些農民的生活。

嬰兒的誕生

李搏程著
對於窮苦的農
民和工人，他
有喊叫反抗，
只寫出了他們
生活情景，然
每一行詩句，
個有力的控訴。

掘火者

康定著
他冷他底人
壘上色彩，使
們生動而活
那詩句優美
和詩句優美
而出一個驚
的而出一個